



▲ 楊牧的「奇萊前書」由三本自傳式散文集：《山風海雨》、《方向歸零》、《昔我往矣》架構而成。（洪範書局提供 / 鄭恒隆攝）

終戰後，重回花蓮市，阿美族婦人盛裝走進花蓮市區的景象讓他印象深刻，也帶領讀者重返 60 年前那色彩艷麗、婀娜多姿的隊伍：

她們進城往往是盛裝的，有時連頭飾都戴上，衣裙一絲不苟，以黑色和紅色為主調，層層扣合。我那時覺得她們最美的是那些裝飾，紅色和黑色的細布一塊一塊往下垂，以最對稱和諧的形狀覆在短裙的位置，而兩腿各自包紮在另外一種花式的布帛裡，也以紅黑為主調，很細緻的針織下又是一層層流蘇，直到腳踝為止，而最美的是，在這無窮的裝飾之下，她們幾乎都是赤足的。她們赤足走在花蓮碎石子的小街巷，太陽曬軟的柏油路上，或是風雨的泥濘地裡，衣上的銅鈴叮噠響著輕脆的節奏。

求學過程中，目睹布農族同學被強迫接受漢姓時，卻被戶籍人員惡意地取了個「巫」姓，遭到老師與同學們的戲弄；有

左手寫現代詩、右手寫散文，32 歲前以「葉珊」為筆名的楊牧，與同時期知名的作家和詩人不同，他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作家。

1940 年出生於花蓮的楊牧，在日治末期那個兵戈擾攘、糧食匱乏的年代，5 歲時為了躲避戰火警報，曾隨家人遷居花蓮山區阿美族部落避難，終戰後重回花蓮。與阿美族接觸的經驗，那種原始奔放的野性與荒蠻，無疑對楊牧日後在文學創作的開擴上，具有深遠影響。

他的諸多著作中，「奇萊前書」是由三本自傳式散文集：《山風海雨》、《方向歸零》、《昔我往矣》架構而成。真切地記錄他由最小的童懷、逐漸成長，接觸摸索、把握住以詩的創作為最終信念的追求。除表現詩人對自己心智成長的回溯，也突顯詩人與花蓮，尤其是兒時記憶裡的花蓮，兩者之間不可輕言割捨的濃郁之情。

在阿美族山區避難時，或許是家中長輩曾語帶威脅管教：「不乖，就把你送給『番仔』做囡仔。」還是童年記憶裡確曾發生過類似情節，楊牧回想：「如果那年初春，那年老的番女把我攆走，帶離開漢人的市鎮，虛假的社會，我不再上學，我去狩獵？我血液裡奔流的原是番民的狂暴和憂鬱。」

# 野性的呼喚

## 楊牧情繫花蓮

- 文 / 北極星
- 攝影 / 鄭恒隆



► 中時期，楊牧已經開始發表詩作，並擔任《海鷗》詩刊助理編輯。  
(楊牧提供 / 鄭恆隆攝)

時老師點名時，會故意拿他的姓開玩笑。碰到那種場合，全班師生笑成一團，巫姓同學端坐在位子上，緊閉著倔強的嘴，兩頰漲得通紅，靜待笑浪消退。「我知道，那幾秒鐘正是他們好幾百年委屈羞辱的縮影。」楊牧語帶感慨表示。

在《一首詩的完成》書中，楊牧曾對記憶中的阿美族聚落經驗，在其創作上與觀念上的啟發影響，作確切說明：「起初我在花蓮的林野水涯徜徉，對於一個中學生說來，若是每星期都須單獨騎著腳踏車進入阿美族部落的山區，揮霍一天的幻想和精力，這狂奔和靜憩的經驗總是可貴的。我依然相信那種野性的介入，對當時，甚至今天的我都有特別的影響。」

懂事後，他對阿美族聚落從起初的幻想，慢慢轉變為一種急於瞭解的慾望，也

開始知道他們狩獵上的諸多禁忌；狩獵是男人的事，女子不許參加，即連獵具、武器都不許碰，阿美族勇士會攻擊、獵捕任何鳥獸，但儘可能避免和熊遭遇，除了熊強壯難纏外，殺熊倒地時，熊的頭朝向東、南、東南，都預兆獵人甚或妻兒有厄運，只有朝西或朝北是吉兆。

出獵前夕，夢見魚是凶兆，行期必須改變；夢見自己面北脫衣是吉兆，夢見穿紅衫是受傷流血的象徵，而且出獵前五天家中不織布縫衣，否則獵人會被繩索絆倒。

在金門服役時，他對花蓮貧窮山地的悲憫情懷，對阿美族民傳說的粗獷、憂鬱，展開更廣大更深刻的記述與追尋，甚至在散文中替原住民表達對漢人文明入侵的不滿與控訴：

你也關心過山中居民的痛楚和無告嗎？你知道我來自一個島嶼的東部山區？那兒有馬來族的一支土著，也有遲來的漢人。本來土著是很樂天的，他們在那個山區和縱谷裡狩獵，打魚，跳舞，飲酒，種植並收穫，他們快樂，整個地區的高山和深海都屬於他們……日子那樣下去，直到文明把他們驅逐到高山去；他們體認到大自然的酷寒和殘忍。

1964年，他負笈北美愛荷華大學就

讀「創作班」。完全不同於台灣社會的人物風情，陌生廣闊的平原與豐饒富足的土地，都讓遊學他鄉的去國感懷與思念家園之情不斷增強。「我多麼懷念宜蘭蘇澳港外沒人知曉的自然，更純粹的浪，更優美的山陵，海鳥低低飛翔，從一個樹林，到另一個樹林；多深奧的花蓮山獄裡的猿啼和鹿呦。」

當他向別人陳述自己的故鄉花蓮時，內心洋溢著歡喜與悲哀的複雜情緒。「當我告訴滿座的外國人，我來自台灣一個最低度開發的地區，小港口，不利農耕的鄉野，斧斤不響的原始森林，貧窮的鄰舍時，幾乎不知道自己身處何方，我也不知道心裡填塞的是驕傲抑是哀傷，是充實抑是空虛。」

1972年取得柏克萊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，並接受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聘書，開始學院生涯。

搬到西雅圖後，他曾特別留意西雅圖附近海域盛產的鮭魚，「鮭魚在祖先水域產卵，在祖先的水域死亡。」在西雅圖的海灘，他彷彿也置身於一片熟悉的海域，遙對著彼岸的花蓮，在〈瓶中稿〉一詩中寫著：「這時日落的方向是西 / 越過眼前的柏樹 / 潮水此岸 / 但知每一片波浪都從花蓮開始？」

或許是因為生物的本能，終於使他在潮水和礁岩激盪交錯中，感知一條河流，聽到一種召喚，快樂地向祖先奮鬥死滅的水域溯逆。1975、1983年楊牧曾返台在台大外文系任客座教授各一年，1996年擔任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，在外文系主任吳潛誠和曾珍珍教授提議下，成立開風氣之先的「創作研究所」；學生必須修課，但以創作作品為畢業論文，同時首創駐校作家制，每年邀請一位作家駐校開課。

2000年獲頒「國家文藝獎」，曾任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，著作包括詩集、劇詩、散文，又有翻譯及批評論文行世。

即使桂冠加身，花蓮始終是楊牧生命與文學創作的泉源，他對故鄉花蓮的稱美毫不掩藏，清晰表現在文字之間，〈帶你回花蓮〉讓人看見詩人對花蓮最真最美的描述：

這是我的家鄉  
地形以純白的雪線為最高  
一月平均氣溫攝氏十六度  
七月平均二十八度，  
年雨量三千公厘，  
冬季吹東北風夏季吹西南風。  
物產不算豐富，但可以自給自足 源